

第一章

一天晚上，曼納農莊 (Manor Farm) 主人鍾斯 (Jones) 先生離開時如常的給雞舍上了鎖，但因喝多了，竟忘了關上雞舍的活門。他手上的燈籠投射出來的光環飄來飄去。他踉蹌地向前一傾，腳步浮浮地走過院子，在後門甩掉腳上的靴子，再從廚房貯物室的酒桶倒了最後一杯啤酒來喝，最後才摸上床。這時床上的鍾斯太太早已鼾聲大作。

臥室裏的燈光一熄滅，農莊裏的倉舍就傳來一陣陣騷動的聲音。白天早聽說過老少校 (Major) (正是那頭白鬃毛模範公豬) 前天晚上做了一個怪夢，希望跟大家聊聊。商議的結果是，一待鍾斯先生離開現場，他們就全趕到大穀倉去集合。老少校 (大家都習慣這麼叫他，雖然他參加展覽時用的名字是「威靈頓美人」) 在農莊深受各人尊敬，大家都願意犧牲一小時的睡眠去聽他有什麼話說。

大穀倉的一頭是一個微拱的平台，老少校早已舒舒服服的坐在上面的稻草上。頭頂上的屋樑懸着一盞吊燈。他已經十二歲了，最近還微微發胖，但看來風采依然。儘管他的獠牙從沒有修剪過，看來依舊相貌堂堂，一面聰明慈祥之氣。沒多久，

農莊內的動物陸續趕來了，各自依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安頓下來。最先到來的是三條狗——藍鈴 (Bluebell)、傑西 (Jessie) 和鉗子 (Pincher)。跟着來的是豬群，一出現就在平台前的稻草坐下來。母雞在窗台上歇腳。鴿子振翼飛上屋椽。羊和牛躺在豬身後，慢慢反芻起來。拳手 (Boxer) 和幸運草 (Clover) 這兩匹拉貨車的馬一起到來，進來時走得很慢。每將快要將毛茸茸的蹄子踏下來時，總是特別小心，生怕一不小心踩着躲在稻草內的小動物。幸運草是匹健碩慈祥的母馬，接近中年了，體形自生下第四胎後一直沒有恢復過來。拳手高頭大馬，個子將近兩公尺，氣力夠得上一般馬的兩倍。他臉上掛着的兩條紋一直延伸到鼻頭，看來有點傻呼呼的，不過實際上他也難說是什麼絕頂聰明人物。但他穩重持平的性格和對工作投入的幹勁才一致贏得大夥兒的尊敬。跟在馬之後現身的是白山羊妙瑞 (Muriel)。然後就是那頭驢子班傑明 (Benjamin)。農莊裏他年紀最大，脾氣也最火爆。他難得開口說話，但一旦開了口，你就準備聽他的風涼話吧。譬如說，上帝給了他尾巴趕蒼蠅，但他寧願不要尾巴——只要世上沒有蒼蠅。班傑明從來不笑。問他為什麼不笑，他說沒有什麼可笑的。奇怪的是，雖然他從沒公開說過，班傑明對拳手倒是一片忠心。他倆星期天常一起跑到果園的小牧場去散心，一言不發，並肩吃草。

兩匹馬躺下不久，一窩失去母親的小鴨子列隊跑進穀倉。他們一邊低聲呱呱的叫着，一邊沒頭沒腦的走來走去希望找到一

個不被別人踩踏到的地方。幸運草看到了，連忙提起粗壯的前腿彎成一道圍牆，小鴨子跟着互相依偎的坐下來，幾乎一下子就睡着了。過了好一會，呆頭呆腦、略有幾分姿色、平日給鍾斯先生拉車的白母馬莫莉 (Mollie)，終於咀裏嚼着糖塊，踏着碎步駕臨了。她在靠前的地方選了個位置，然後開始甩動着她的白鬃毛，想引起其他動物注意到繫在她鬃毛上的紅飾帶。貓最後出現。一來就一如以往要找最溫暖的地方落腳。最後他只能擠進拳手和幸運草之間的小空間。老少校講話時，他心滿意足地呼嚕呼嚕着，因此一個字也沒聽進去。

除了摩西 (Moses)，所有動物都先後報到了，摩西是一隻馴化了的烏鴉，正在後門一根棲木上睡覺，老少校看到大家已一一就座，正專心的等着開場，便清了清喉嚨說：

「同志們，你們早已聽說過我昨天晚上做了個怪夢，但這個稍後再說。有一件事我要先說。同志們，我想我能跟你們相處的日子已剩不多了。在我去世前，我想應盡我的責任把此生積聚下來的智慧傳授給你們。我這輩子活得夠長了，晚上獨個兒躺在豬棚裏不斷思考，我想我可以說我對生命本質了解之深切不下於世上任何活着的動物。我要跟你們說的，就是這一點。

「好吧，同志們，請問我們現在過的，本質是什麼一種生活？我們正視現實吧：我們的一生，胼手胝足，苦雨淒風，難得善終。我們出生後得到的食物，僅夠維持我們留着一口活氣。留下來的只要能動的就被迫出盡最後一絲氣力去幹活。一旦我

們的氣力用光了，馬上就遭受慘無人道的方式處決。在英格蘭沒有一頭滿一歲的動物懂得幸福或安逸是什麼意思。在英格蘭沒有一頭動物是自由的。動物一生過的，是被奴役的悲慘生活，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。

「但這是不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？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盡是不毛之地，不能讓生活在這裏的動物過像樣的生活？不！同志們，絕對不是這回事！英格蘭土地肥美，氣候宜人，能以大比數的給現居於此地的動物增加食物供應。單是我們這一座農莊，已夠養活十幾匹馬、二十幾頭母牛、幾百隻綿羊，讓他們過着舒適而又有尊嚴的日子。不消說，這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事。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在這裏過苦日子？那是因為我們勞動得來的成果幾乎全部給人偷了。同志們，這正是我們全部問題之所在。答案可用一個詞交代——『人類』。『人類』是我們唯一的真正敵人。把『人類』從我們的周圍消滅，我們捱餓和過勞的基本原因就可以永遠解決。

「人是唯一只管消耗、不事生產的動物。他無奶可擠、無蛋可生，氣力不足，拉不動犁頭、行動太慢，抓不到兔子，但他們卻是萬獸之王。他支使動物幹活、給動物吃的東西少得不能再少，僅夠不讓他們餓死。剩下來的留給自己。我們出力耕田犁地、我們的糞便是他們施肥的材料，可是除了身上這副臭皮囊，還有什麼？坐在我面前的幾頭母牛，你們去年產了多少千加侖的奶？這些牛乳本來是用來餵養小生命的，結果怎樣了？每一點滴

都流進了我們敵人的喉嚨。再說你們母雞。去年一共下了多少蛋？有多少孵成小雞？沒有孵成小雞的都賣掉了給鍾斯和他那夥人換了錢。還有你，幸運草。你生的四隻馬兒本應是老年依靠和幸福的所在，可是現在他們在哪兒呢？每一隻在一歲時都賣掉了。這輩子你再不會見到他們任何一隻了。你分娩了四次，你在田裏辛苦了這麼多年，除了少得可憐的飼料和棲身的馬廄外，你還得到過甚麼？

但即使我們過的是這種犧牲與奉獻的生活，也得不到好報。就我自己來說，實在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，因為我算是運氣不錯的一個。我十二歲了，孩子超過四百多個。就豬來說，這可說是正常的一生。可是不論是哪種動物，最後也逃不過那殘忍的一刀。現坐在我面前的小豬仔們，不出一年，你們都會在屠場內呼叫得死去活來。我們都得面對這種恐懼——牛、豬、雞、羊，全都逃不了，即使馬和狗也一樣劫數難逃。就拿你來說吧，拳手。哪一天你的精壯肌肉開始鬆弛，鍾斯就會把你賣給屠馬戶，他們會割斷你的喉嚨，把你煮熟餵獵犬。獵狗自己呢？到他們老了，牙齒掉了，鍾斯就在他們的脖子上綁塊磚頭，然後在就近的池塘淹死他們。

「那麼，同志們，這夠清楚了吧？我們此生忍受的禍害根源來自人類的苛政上。只有消滅『人類』，我們辛勞得來的成果才能歸我們享有。幾乎在一夜之間，我們可以變得既富有又自由。那麼我們該做些什麼？當然、當然、當然要日以繼夜，全

心全力投入為了推翻人類而工作。同志們，這是我給各位的留言：造反！我不知道會是哪一天起事，可能是過一週，也可能是一百年。但我知道，就像我能清晰地看見腳下這根稻草一樣，正義早晚會得到伸張。同志們，在你們所餘不多的一段日子裏，把注意力集中起來吧。更重要的是，把我囑咐你們的話轉告後來的同志，好讓未來的世世代代繼續奮鬥直至革命成功。

「還有，同志們，你們的決心永遠不能動搖。沒有任何說詞可以讓你誤入歧途。誰告訴你們人與動物之間有共同利益，一人得道，餘子升天。全是謊言。除了自身，人類從來沒有為其他動物謀福利。在我們動物之間，在鬥爭時應發揮同志愛、應絕對團結。全人類都是敵人，所有動物都是同志。」

這時突然出現一陣騷動。老少校發言時四隻大老鼠溜出洞口蹲在那裏聽他講話。幾條獵狗一眼看到，要不是老鼠及時竄回洞裏，早已一命嗚呼。

老少校擡起前蹄要大家肅靜。「同志們，」他說：「這一點必須弄清楚。野生動物，譬如說老鼠和兔子，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？我們來表決吧。我向大會提出這個議題：老鼠是同志嗎？」

表決馬上進行，絕大多數同意老鼠是同志。另有四票反對：三條狗和一隻貓。後來才發現貓投了兩次票，贊成和反對。少校接着說：

「我還有幾句話要說。我只想重申，永遠不要忘記你們的責任：對人和他種種作為的仇恨。所有用兩腿走動的都是敵人。」